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熊良智, 肖娇娇

摘要:《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 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 前后不合, 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 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 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 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 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 遭秦而全”的《诗》文本, 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 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 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 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 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关键词:《诗经》; 六笙诗; 古《诗》文本; 礼仪乐歌

中图分类号: I207.22; K87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3) 03-0182-08

汉初传授的《诗》四家, “三家诗”早已亡佚, 流传下来的只有“毛诗”。就这个文本, 又有过种种变化, 《小雅》中的《十月之交》四篇, 就有秩序的更改。特别是所谓“六笙诗”, 虽有篇目, 也有“诗序”, 却无作品, 称作“有其义而亡其辞”,^① 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个古老话题。过去则多围绕笙诗有辞、无辞讨论, “亡其辞”是本有其辞而后亡, 还是本无其辞, 应该说多为相关材料的推论, 并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这个问题涉及《小雅》中的篇目次序、数量统计, 甚至整部《诗经》的编排和篇目的确定。最有代表性的是陆德明、孔颖达肯定“六笙诗”为《诗》中篇目, 因而《诗》有311篇, 但清代姚际恒则认为《诗经》就只有305篇, 根本就没有收录所谓的“六笙诗”。^② 而最早论述“六笙诗”的郑玄, 在注《礼》与笺《诗》时自相矛盾, 并言毛公“推改什首”的《诗》文本已“非孔子之旧”。^③ 那么, “孔子之旧”是一个什么样的《诗》文本? 从《诗》编排体例中可以看到。特别是有了阜阳汉简《诗》《国风》卷的标题简文, 今又有海昏侯《诗》文本编排与汉《熹平石经》互证, 我们可以再次讨论“孔子之旧”的《诗》文本问题。

一、“六笙诗”篇次编排的讨论

读到今本《诗经》, 我们会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 《诗经》中所有篇目、章句都分别计入各卷之中, 只有《小雅》中的“六笙诗”虽收入《鹿鸣之什》《南有嘉鱼之什》, 却不加以计算。因为这六篇只有篇题和小序, 没有作品。产生的原因, 郑玄解释说: “至毛公为《诂训传》, 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阙其亡者, 以见在为数。”意思是《诗经》计篇, 以作品见在为数。因而毛公“推改

作者简介: 熊良智,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肖娇娇,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成都 610068)

① 《毛诗正义》,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第418页。

② 姚际恒:《诗经通论》附《论仪礼六笙诗》, 顾颉刚标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年, 第257-260页。

③ 《毛诗正义》,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第404页。

什首”,造成今《诗》文本“非孔子之旧”,改变了孔子编订的《诗》文本面貌。孔颖达还进一步说明“孔子之旧”的面貌:“以《南陔》等六篇,子夏为序,当孔子之时未亡,宜次在什中。今亡。”^①既亡,何以又会编入《诗》文本《鹿鸣》《南有嘉鱼》之中?

孔颖达的解释以及《诗序》的说法互不吻合。我们看“六笙诗”中《南陔》三篇编排在《鹿鸣之什》后面。孔颖达认为“以《六月》序知在此处也”。可是,《由庚》三篇编排在《南山有台》之下,又与《六月》序叙说的次序不同:“《由庚》废,则阴阳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鱼》废,则贤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废,则万物不遂矣;《南山有台》废,则为国之基队(坠)矣。《由仪》废,则万物失其道理矣。”《由庚》《崇丘》分别编在《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前,同是“六笙诗”,却又不按照《六月》序编排。孔颖达说的原因是:“《华黍》《由庚》本相连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华黍》就上,《由庚》退下,则毛意亦以《由庚》以下为成王之诗,不然亡诗六篇自可聚在一处,何须分之也。”这又说“六笙诗”分属两个不同时代,依据是:“《小雅》自《南有嘉鱼》以《六月序》广陈《小雅》之废。自《华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诗异主也。《鱼丽》之序云文武,《华黍》言与上同,明以上武王诗,《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诗也。”但一个“缺”字很难区分《华黍》以上、《由庚》以下作品性质的不同意义,即分别代表武王、成王时代的政治文化特征。毛诗《鱼丽》序就明确说“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可以知道这“文武”诗中并不包括《华黍》三篇。因为《南陔》三篇皆无作品,唯一所据即三篇诗序。而《南陔》序“孝子相戒以养”,《白华》“孝子之絜白”,《华黍》序“时和岁丰,宜黍稷也”,三篇之义明显与《出车》《采薇》作品的“治外”主题不同。主题既不相属,毛公不可能这样“分众篇之义”,把《南陔》三篇划入“治外”的“文武”之诗的时代范围。《由庚》三篇,今编在《南有嘉鱼》第三下,篇次既与《六月》序所述不一,所以郑玄说“无以知其篇第之处”,^②而孔颖达却称“周公成王诗”,可见解说各执一词,所据不周。

而且,我们认为“六笙诗”的编排篇次难以自圆其说,实也因为“六笙诗”篇次与《诗》文本编排体例不合。“凡编《诗》以君世为次”,孔颖达解释了邶、鄘、卫三国诗的编排:“此三国当其君之时,或作或否,其有诗者,各于其国,以君世为次。”在“二雅”中这个特点尤其明显。《小雅》74篇,可以明确看到“君世为次”的时王时政的信息。《鹿鸣之什》中,《鱼丽》序已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为文武之诗,郑玄《诗谱》谓“《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我》,周公、成王之时诗也”。《六月》至《无羊》十四篇序皆言宣王,《节南山》至《何草不黄》四十二篇皆刺幽王及时事。只有《何人斯》《都人士》《无将大车》等序中未见时王,但有时政之蔽。《何人斯》序“苏公刺暴公”,为王“卿士”,孔颖达解说:“刺暴公而得为王诗者,以王信暴公之谗而罪己,刺暴公亦所以刺王也。”《都人士》序“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孔疏:“不言刺王,然风俗不齐,亦王者之过。”^③《大雅》31篇,序中就基本表明君王世次得先后编排,是对文王、武王、宣王以及周人先祖的赞美,或是对厉王、幽王的讽刺。而“六笙诗”无作品,其序亦无时王时政信息,所以混乱失序,难以融入“以君世为次”的《诗》文本篇次系统。而《六月》序所叙篇次,既与今毛《诗》文本不合,也与毛诗《鱼丽》序矛盾。

特别是“六笙诗”作品不存,主题不类,无法归入相应的类例系统,汉人旧说也可证明。郑玄《小大雅谱》引述说:“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谓其道同,终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为正经。”以文王、武王、周公的时代政治,确认《大雅》11篇、《小雅》16篇为“正经”。郑玄同时代的服虔指明了篇目:“自《鹿鸣》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乱,致太平,乐且有义,是为正小雅。”其中无道成王之诗,这在孔颖达所引述的皇

① 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8页。

② 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18、424、402、417、418、419页。

③ 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96、402、454、493页。

甫谥的说法中得到证明：“皇甫谧云，诗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鱼丽》至《菁菁者莪》七篇是也，则服虔与皇甫谧以《小雅》皆无成王之诗也。”^①按今本《毛诗》，《鹿鸣》至《菁菁者莪》为 22 篇，包括了“六笙诗”6 篇，编在《鱼丽》之后。而皇甫谧指明《鱼丽》至《菁菁者莪》只有 7 篇，则服虔、皇甫谧所见“正《小雅》十六篇”之中，并无“六笙诗”。“正变”之说本于《毛诗》，可知郑玄所引《传》以及服虔、皇甫谧“十六篇”也应是本于所见《毛诗》立论。所以，《六月》序说《鹿鸣》至《菁菁者莪》各篇意义，其中包括“六笙诗”，陆德明、孔颖达称为“二十二篇正小雅”，只能说是隋唐人的新说，既与毛《诗》文本事实不符，也与汉代旧说不合。

二、毛《诗》文本“推改什首”与“孔子之旧”

“六笙诗”与毛《诗》有种种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毛《诗》文本的质疑。而孔颖达所言“非孔子之旧”，乃缘于郑玄的说法：“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也，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旧。”^②

奇怪的是，这个有关毛《诗》文本的问题，郑玄在《仪礼·乡饮酒礼》的注解中，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说：“《南陔》《白华》《华黍》，《小雅》篇也，今亡，其义未闻。”又说：“《由庚》《崇丘》《由仪》今亡，其义未闻。”此云“今亡”，则郑玄注《礼》之时，“六笙诗”已亡佚不存；“其义未闻”，即未闻“六笙诗”所言之义，亦即所谓“六笙诗”序之言。而亡佚原因是：“昔周之兴，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以相风切也。其有此篇（指《南陔》等 3 篇）明矣。后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孔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谓当时在者而复复杂乱者也，恶能存，甚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间五篇而已。此其信也。”^③此言《南陔》等篇孔子前已亡佚，因为衰微的幽厉时代“礼乐之书稍稍废弃”，而其笺《诗》却说“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前后不一的说法呢？有人以《郑志》答灵模的说法给予解释：“为《记》注时，就卢君耳，先师亦然。后乃得毛公传，既古书义又当然。《记》注已行。是注《礼》之时，未见此序，故云义未闻也。”意思是说，郑玄注《礼》没有见到毛公《诗》传，也就没有见到“六笙诗”及“六笙诗”序。这与事实不合，连孔颖达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案《仪礼》郑注，解《关雎》《鹊巢》《鹿鸣》《四牡》之等，皆取诗序为义，而云未见《毛传》，注述大事，更须研精。”^④其实，郑玄注《礼》不止一处采用毛诗序义，如其言：“《鱼丽》言大平丰年，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优宾也；《南有嘉鱼》言大平，君子有酒，乐与贤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礼下贤者，贤者累蔓而归之，与之燕乐也；《南山有台》言大平之治以贤者为本，此采其爱友，贤者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寿考，又欲其名德之长也。”^⑤这几篇乐歌的解读，几乎也是对毛《诗》序的直接引用。而与此三篇乐歌载述前后相连，构成《乡饮酒礼》的同一组礼仪乐歌的“六笙诗”，郑玄则言“其辞亡”，“其义未闻”。这只能说明郑玄注《礼》所见毛公《诗》文本，既无《南陔》《由庚》六篇作品，亦无六篇序文。因而说注《礼》不见毛《诗》传、序，无法消解与笺《诗》的矛盾。

这个载有“六笙诗”序的毛《诗》文本，就其编排体例：“风、商、鲁颂以当国为别，诗可以同卷，而雅、颂篇数既多，不可混并，故分其积篇每十为卷。即以卷首之篇为什长，卷中之篇皆统焉。”比如，“《鹿鸣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南有嘉鱼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

① 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402 页。

②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418 页。

③ 以上引文参见《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986 页。

④ 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418 页。

⑤ 《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986 页。

十二句”,《大雅》“《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周颂》“《清庙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也有一卷不止十篇,比如《大雅》“《荡》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周颂》“《闵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三十七句”,《小雅》“《鱼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其中《小雅》分为七组:《鹿鸣》《南有嘉鱼》《鸿雁》《节南山》《谷风》《甫田》《鱼藻》。但孔颖达认为这是被毛公“推改什首”改变了《小雅》的什首名称、次序的《诗》文本。于是他引述了一个所谓“孔子之旧”的《小雅》卷目:“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则孔子什首《南陔》复为第二,《彤弓》为第三,《鸿雁》为第四,《节南山》为第五,《北山》为第六,《桑扈》为第七,《都人士》为第八,以下适十篇通及《大雅》与《颂》皆其旧也。”^①两相比较,这个卷目中,改换了5组什首之名,分为8组,共计80篇。《小雅》第二组什首不再是《南有嘉鱼》,变为了《南陔》,《彤弓》为第三,“六笙诗”计入什中。孔颖达并没有交代这个“孔子之旧”的来历,也没说明变更的理由,大概就是将“六笙诗”6篇计入什中,然后按10篇一组依次排列。但这是否就是“孔子之旧”的《诗》文本的《小雅》卷目呢?显然这不是个推论的问题,而是需要事实的证明。今天有了阜阳汉《诗》特别是南昌海昏侯《诗》的出土,汉《熹平石经》互证,可以澄清这一基本事实了。

阜阳汉《诗》所存残诗,包括《国风》65首,《小雅之什》4首。《诗》简计有诗篇字数,如《七月》“三百八十三字”S136,卷末记有国风之名及篇数。“右方北国”S051,“右方郑国”S098,其中“十二篇八S144”,学者研究,应是“右方唐国,凡十二篇八百一十四字”。^②可以证明阜《诗》的编排书写体例与今本毛《诗》基本相同,特别是卷末记录,只是不记本卷诗篇章数、句数。2015年出土的海昏侯《诗》材料更为丰富,《颂》《雅》《风》皆有所存。不仅有“《诗》三百五扁(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的记录,还包括《颂》《大雅》《风》的篇、章、句的总数记录。《小雅》总卷记录缺失,但残存的诗篇的章名、什组目录,可以看出“分组与《毛诗·小雅》颇相近,亦分为七组,且各组首篇与《毛诗·小雅》亦同,只是与海昏《诗·大雅》一样,不称‘某某之什’而是称‘某某十篇’”。^③阜《诗》、海昏侯《诗》与今本毛《诗》的基本体例编排的一致性,可以正确回答关于“六笙诗”毛公“推改什首”的问题。

根据朱凤瀚先生的研究资料,我们看海昏侯《诗·小雅》“鱼藻十篇”目录释文,缺《鱼藻》组名题简。但目录中所存章题(海昏侯《诗》目录不设篇题,只以每章首句文字标明章题,章题下标明本章句数),“鱼在藻(藻)四”,“采叔(菽)八”,直到最后“何草不玄”,代表本组《鱼藻》之什第十四篇《何草不黄》,与毛《诗》“《鱼藻》之什十四篇”,作品、篇数、篇次完全相同。其中也小有差异,如《都人士》仅有四章,而《毛诗》为五章。^④最有意义的是《嘉鱼十篇》,这是与“六笙诗”直接相关的一组诗歌。在海昏侯《诗·小雅》“嘉鱼十篇”目录释文中,什首组名:“嘉鱼十扁(篇)”,“凡四十七(?)章”,“……□□十五言”。本组诗章题多缺,但残存诗句仍能反映本组诗歌的基本情况。“南有和木”即本组第一首《南有嘉鱼》“南有樛木”;“南山有□”则是第二首《南山有台》诗句;“蓼皮(彼)秋(萧)斯六”即本组第三首《蓼萧》章题。其他诗句比照毛《诗》,则分别属于《菁菁者莪》《六月》《采芣》《车攻》《吉日》。另,“或黄或白六”乃《甫田之什》中《裳裳者华》之诗句;“在皮(彼)空□”为《鸿雁之什》中《白驹》的诗句。可以看出海昏侯《诗》的《嘉鱼》十篇与毛《诗》编排也有差异。但本组诗并无今本毛《诗》之《由庚》三篇的内容信息,尤其是什首组名所题“嘉鱼十扁(篇)”,“凡四十七(?)章”,“……□□十五言”,与毛《诗》“《南有嘉鱼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的一致性,反映了两文本的诗篇收录、编排的相同内容,虽然所收录的篇目、章数、句数略有差异。

① 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04页。

②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③ 朱凤瀚主编、柯中华副主编:《海昏简牍初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84页。

④ 对此问题,笔者另有专论《郭店楚简引诗论及〈都人士〉的文本生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海昏侯《诗》出西汉废帝刘贺墓中。本传载说,刘贺惊叹国中屡现怪异,郎中令龚遂进言:“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备。王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此“三百五篇”也就是王式称授昌邑王的谏书。而王式“事免中徐公及许生”,^①二人皆申公弟子,可知刘贺王府诵《诗》,即所传申公鲁诗。朱凤瀚先生又以海昏侯墓《诗》与马衡《汉石经集存》中《熹平石经·诗》相比较,指出“海昏侯《诗》与汉《熹平石经》在诗篇结构上的吻合”,为“海昏《诗》属鲁诗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证据”。^②而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小雅·南有嘉鱼之什》的编排收录与交叉篇次完全相同。《汉石经集存·鲁诗》有“释文”,如第五十七碑图第七面第一至六行:“其车三千方叔征伐獫(“獫”《毛诗》作“獫”,《采芑》)彼四牡四牡驿(“驿”《毛诗》作“奕”)无声允也(“也”《毛诗》作“矣”,《车攻》)其麇(“麇”《毛诗》作“祁”)孔(《吉日》)人于焉(《白驹》)”。表明石经中《南有嘉鱼》之《采芑》《车攻》《吉日》后接《毛诗》之《鸿雁之什》的《白驹》。又石经第七十九碑图第九面第十六至第十八行、第八十一碑图第九面第二十七至三十一行,篇次为《甫田之什》,却收录了《毛诗·南有嘉鱼之什》中“《湛露》四章”和“设一朝(《彤弓》)”。这就是马衡先生所指出的:“《毛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各篇,鲁诗多列入《甫田之什》中。如《湛露》次《瞻彼洛矣》之后,《彤弓》次《宾之初筵》之前。”^③

上述《熹平石经》的《南有嘉鱼》收录的篇次与海昏侯《诗》一致,不仅反映了鲁诗的文本特征,而且可以确认在鲁诗文本中,《南有嘉鱼之什》的编排就在《鹿鸣之什》之后。《石经》也有这样的记录,如第五十六碑图第六面二十九至三十一行:“乐其一,南有嘉鱼烝然”,其前第五十五碑图第六面第二十之二十一行:“之□雪霏”,^④即《鹿鸣之什》最后一篇《采薇》诗句。今既明了海昏侯《诗》与《熹平石经》同为鲁诗,自然不是毛公“推改什首”的《诗经》文本,却和今本《毛诗》如此一致。也就是可以这样说,除了个别篇章收录交叉的差异,今本《毛诗·小雅》与《鲁诗·小雅》分组、篇数、什首之名基本是相同的。特别是今本《毛诗》“《南有嘉鱼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二百七十二句”,与海昏侯《诗》《小雅》第二组什首题写“嘉鱼十扁(篇)”,“凡四十七(?)章”,“……□□十五言”几无不同,则可以确认今本《毛诗》与《鲁诗》皆以《南有嘉鱼》为《小雅》第二组什首之名。这就证明了郑玄所言毛公《诗》“推改什首”是毫无根据的说法,因为,如果《毛诗》真有什首推改之举,自然应与无什首“推改”的鲁诗文本在分组、什首不同。《南有嘉鱼》之所以成为检验的标志,就因为今本《毛诗》在《南有嘉鱼》前后的《南陔》等“六笙诗”序,才产生了郑玄关于“推改什首”的说法,也才引发了孔颖达所引“一本”以《南陔》为第二什首之《诗》,以及宋人苏辙《诗集传》、朱熹《诗集传》之《小雅》诗篇的新的编排。^⑤现在《熹平石经》、海昏侯《诗》及《毛诗》这三个文本的互证,可以肯定地说,毛公“推改什首”是不实之辞,所谓“非孔子之旧”也难以成立,后世的各本新编只是根据郑玄之说的推测。因为从《诗》的传授渊源来看,毛诗由“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人毛萇”。^⑥鲁诗亦传自荀子,元王“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⑦《鲁诗》《毛诗》既同为荀子所传,为什么“六笙诗”不见于《鲁诗》,却只为《毛诗》所传?恐怕这也是很难说服人的现象。

① 以上引文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1页。

② 朱凤瀚主编、柯中华副主编:《海昏侯简牍初论》,第109页。

③ 以上引文参见马衡:《汉石经集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8、11页。

④ 马衡:《汉石经集存》,第8页。

⑤ 如苏辙《诗集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第410页)在《小雅·鹿鸣之什》后,编《南陔之什》,并说“毛公传《诗》,附之《鹿鸣之什》,遂改什首,予以为非古。于是复为《南陔之什》,则《小雅》之什皆复孔子之旧”。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9页)将《鱼丽》移于《白华》《华泰》之后,以《白华》为什首,《白华之什》则为《小雅》第二。

⑥ 陆玑:《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页。

⑦ 王先谦:《汉书补注·楚元王传》,第951页。

既然毛公“推改什首”不实,则今本《毛诗·南陔》下郑玄这番言语的真伪也就令人生疑。一是笺《诗》与注《礼》说法前后矛盾。笺《诗》对注《礼》“六笙诗”的存与亡,以及时代和原因完全否定。二是既用文献置之不顾。郑玄注《礼》已采用毛序,则所谓答灵模不见《毛诗》无法自圆其说。笺《诗》又用鲁诗,《吉日》:“其祁孔有”,郑《笺》:“‘祁’当作‘麇’。”这“麇”字即《石经》鲁诗文字。既用鲁诗,自当察知《鲁诗》和《毛诗》之《小雅》分组、什首的一致。既有《鲁诗》的参照,郑玄怎会只说《毛诗》“推改什首”?三是郑玄关于毛公分众篇之义于篇端,实即《毛诗》经传合编,与史实不合。孔颖达疏:“《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是毛为《故训传》亦与经别也。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为之?”^①按郑玄所言“毛公为《故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将“众篇之义”各置于经之篇端,也就意味着毛公为《故训传》已是经传合编。而《汉书·艺文志》所载,则刘歆、班固所见毛公《故训传》“亦与经别”,而且“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马融为《周礼》之注”亦“具载本文”,所以孔颖达特别指出“未审此《诗》引经附传是谁为之”?

既然郑玄所言疑窦丛生,特别是熹平石经、海昏侯《诗》及《毛诗》三本互证,毛公“推改什首”,已“非孔子之旧”为不实之辞,后世依据郑玄所言推测的“孔子之旧”的《小雅》编排也缺乏事实支撑,值得商榷。

三、“六笙诗”的出现与古《诗》文本

前述郑玄关于“六笙诗”存亡说法的前后矛盾,不仅告诉了我们两个不同的《毛诗》文本,而且告诉了我们“六笙诗”出现的时代。根据郑玄《自序》:“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乃注《周易》。”^②此“党锢事解”在“中平元年(184)”,郑玄《戒子书》云:“遇阉尹擅势,坐党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③则“逃难注《礼》”,“凡著三礼七十二篇”,^④当在灵帝初年(170?)。郑玄注《礼》采《毛诗》序文,不见“六笙诗”以及“六笙诗”序,故言“今亡,其义未闻”。而“中平元年”以后所注《毛诗》文本,第一次出现了“六笙诗”序及所谓毛公“有其义而亡其辞”文字。这只能说明在郑玄注《礼》到笺《诗》十余年间,《毛诗》文本出现了新变化。同时,亦可澄清郑玄笺《诗》在“中平元年后”,而非孔颖达所谓“当桓、灵之时,注此书也”。^⑤

按孔颖达的解释,今本《毛诗》“六笙诗”的篇次的依据是《六月》序。检《六月》序中所述20篇诗歌,其中16篇的篇次皆与文本吻合,只有“六笙诗”6篇在文本中上下不合,无法确定篇次位置,这是因为“六笙诗”的编排所依循的是礼仪乐歌的演奏程式(参前引)。《仪礼·乡饮酒》中的记载可以印证,如“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⑥乐章的篇次服从于礼仪程式的安排,与《诗》文本的辞章编排体例不同。我们可以看到礼仪中的乐歌,及其在《乡饮酒》《燕礼》《射礼》等礼乐仪式中的编排。而在《诗》文本中,登歌、间歌、笙奏、合乐或乡乐中所应用的篇名,无一例外编排在《国风》《小雅》《大雅》《颂》诗每一大类的开头。如合乐所使用的风诗,是《周南》最前面三篇《关雎》《葛覃》《卷耳》,以及《召南》最前面三篇《鹊巢》《采芣》

① 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0、269页。

②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28页。

③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2、426页。

④ 《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45页。

⑤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9页。

⑥ 《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86页。

《采蘋》;^①升歌所用《小雅》,则《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两君相见之乐,则《大雅》前三篇《文王》《大明》《绵》;祭礼升歌,则《周颂》第一篇《清庙》。对此编排之例,孔颖达有过说明:“《鹿鸣》等三篇,皆燕劳臣子,为政之大务,后世常歌之,故《乡饮酒》《燕礼》皆歌此三篇。《四牡》传曰:文王率诸侯抚叛国,而朝聘于纣,故歌文王之道为后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乐常歌之。推此则乐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书传多云升歌《清庙》,是事重为常歌,故以为诸篇之首也。”^②

所谓“歌其首三篇”,其实应反过来说,那就是《诗》将以上用于礼乐仪式的作品编排在了各部之首。“是事重为常歌”,以类其首,或正是《诗》文本选取礼仪乐歌的编排义例,这也就解释了许多礼仪乐歌不被收录编入《诗》文本的原因。不管是王礼用“九夏”,还是射礼用《狸首》、燕礼用《新宫》等等,都不见在今《诗》文本。《燕礼》“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同用,郑玄谓“《新宫》,《小雅》逸篇”,贾公彦解其原因:“知在《小雅》者,以配《鹿鸣》而言。”^③所以,“六笙诗”为毛诗学者归在《小雅》,亦如《新宫》,源自乐歌礼仪,本无“常歌”类首之义。况且《诗》的编排,由礼仪乐歌转为辞章文本,“六笙诗”亡佚不存,又如何将没有作品、只是一个题目编入《诗》的辞章文本?不仅“三家诗”不载,就是《毛诗》全书,也没有“六笙诗”这样编排的他例。因而,今本《毛诗》所载“六笙诗”序,不过是汉末新出现的一个毛诗文本参照礼仪用乐的变化。由此而起的毛公“推改什首”而非“孔子之旧”,其实并没有汉代以前任何学术信息的支持,全部事实始终表明,包括《毛诗》在内,只有一个三百五篇的“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

首先,《诗经》文本源出一脉。现代学术界基本认同是《诗》多次结集而成,汉初流行的齐、鲁、韩、毛四家诗,都是孔子编订的《诗》文本的传承者。按《孔子世家》所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④特别是《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⑤《汉志》指明四家诗的渊源,强调“三百五篇”乃“遭秦而全者”,足以说明今传《毛诗》文本以郑玄所言《南陔》等篇“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不合事实。而且《鲁诗》《毛诗》皆为荀子所传,前述《毛诗》《熹平石经》、海昏侯《诗》互证并无“六笙诗”而“推改什首”之实。此足以驳斥孔颖达的说法:“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为之作序,明是孔子旧定,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者,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也。……汉世毛学不行,三家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⑥说三家不见诗序不实,《汉志》著录“《毛诗》经二十九卷”,王先谦解释说:“此盖序别为一卷,故合全经为二十九卷。”^⑦郑玄虽习《韩诗》,但其注《礼》,已用《毛诗》序。

其次,刘向、刘歆等校理经籍故书,并无《毛诗》篇目异同之说。向、歆父子在校理古代图书时,对同一种著作的各家之书,都要比较异同,分辨有无、篇章数目,去其重复,定著篇次。如《晏子叙录》中说:“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太史书五,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重复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定。”又《仪礼》十七篇:“《士冠礼》第

① 今见《诗》为《鹊巢》《采芣》《草虫》《采蘋》。孔颖达引服虔云:“《礼仪》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蘋》,知《采蘋》旧在《草虫》之前,孔子之改,简札始倒。”参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63 页。

②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401 页。

③ 《仪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1025 页。

④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1936 页。

⑤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 870 页。

⑥ 《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 263 页。

⑦ 王先谦:《汉书补注》,第 869 页。

一,……《少牢》下篇第十七。”^①又《孙卿书》三十二篇:“《劝学篇》第一,……《赋》篇第三十二。”^②又“刘向云:鲁恭王坏孔子宅,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及《论语》《孝经》。”^③这在《汉书·艺文志》也可得到印证,所言鲁恭王得《古文尚书》:“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同为《尚书》,《古文尚书》多16篇,刘向给予说明。又《汉志》所载《论语》诸家:“《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传十九篇。”^④《汉志》乃删述《七略》而成,则《论语》同书而各家篇数有异皆有说明载述,亦可看成是《七略》的记载。由此证明,刘向、刘歆校理经籍,对同一著作不同版本的篇数多少皆要著明,何以《毛诗》作为古文,较“三家诗”多6篇,无一说明。就前引《汉志》所述各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则此必非学齐诗之班固赞扬“鲁最为近之”,乃楚元王后代、传承“鲁诗”家法的向、歆父子之说。其叙《诗》“遭秦而全,三百五篇”,四家皆无异义。何况,刘氏虽学鲁诗,同样熟悉《毛诗》,《汉志·诗赋略》所引“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即出自《毛诗·定之方中》传文。尤其是后来刘歆推崇古文,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如《毛诗》真多出6篇,岂不正应该是刘歆伸张的理由。可《七略》《汉志》皆无《毛诗》篇目不同之说。

再次,《六艺论》中郑玄仍然认定孔子编《诗》为三百五篇:“孔子录周衰之歌及众国贤圣之遗风,自文王创基,至于鲁僖公四百年间,凡取三百五篇,合为《国风》《雅》《颂》。”这也可以在郑玄对《诗》的“正经”篇什的确认中得到证明。他认为“至于大王、王季,克勤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小大雅谱》引用古人《传》说,以“《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为正经”。^⑤而“《小雅》十六篇为正经”,与陆德明、孔颖达“从《鹿鸣》至《菁菁者我》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不同,^⑥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而不会是隋唐人所说的311篇。

总结起来,“六笙诗”在今《诗》文本中缺乏合理的篇次逻辑的支持,主题不类,上下不合,篇次难定。由此而引发关于毛公“推改什首”造成的“非孔子之旧”的解说,前后矛盾,顾此失彼,无法自圆其说。尤其是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证明了所谓《毛诗》“推改什首”“非孔子之旧”皆与事实不合,这也得到《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事实支持,即“孔子之旧”,“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四家皆无异义。与郑玄注《礼》所见不同,笺《诗》所见载有“六笙诗”序的《毛诗》文本,不过是其时《毛诗》的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可能是“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

(责任编辑:庞 礴)

① 以上引文参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第332、336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365页。

③ 荀悦:《汉纪》,《两汉纪》上册,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35页。

④ 以上引文参见王先谦:《汉书补注》,第868、874页。

⑤ 以上引文参见《毛诗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63、262-263、402页。

⑥ 陆德明:《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6页。

the 20th century construct and strengthen the heroic genealogy of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This shows that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Russians has a relatively stable form, and has taken on a richer and clearer picture over time.

Key words: Russians; National identity; Racial identification; Religious conversion; Hero worship

A Discussion on the Compilation, Printing and Circulation of the Buddhist Anthologies

Li Shunchen

Abstract: An “anthology” is a book that compiles, according to a certain norm, the writings which can best reflect an author’s “rhetoric” and “literary talent”, rather than his “knowledge” and “skill”. In terms of form, the Buddhist anthology refers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Buddhist and best reflects his rhetoric and talent, which h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with the literati anthology. From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o the late Qing period, more than 3000 Buddhist anthologies appeared in the forms of manuscript, printed copies and published editions, and about 400 are still extant, outnumbering the anthologies written by other religious disciples, showing the tradition of Buddhists being good at poetry and prose.

However, since Buddhists often regard poetry as “not serious learning” and “unprofessional learning”, the principle of “teaching through heart not by words”, like the “tight hoop curse” on Monkey King’s head, seriously constrains the talent of Buddhists, and the monks who wrote poetry were always in a relatively humble position. For this reason, such monks generally treated their work in a dismissive attitude, often throwing their writing away, or even burning it. They often named poetry collections as “Chan Yu”, “Chan Xia”, or chose a nam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ords and the Zen, another evidence of self-deprecation. This explains why many Buddhists literary works never passed down. Many such works in ancient China were not compiled and organized in time and thus were lost permanently. The extant Buddhist anthologies were rarely compiled by the authors themselves, but mostly by their disciples, friends or other Buddhist believers. Because of the varying quality of the manuscripts and individual intentions of the compilers, this compilation is not only a simple collection of works, but also an inevitable process of “editing”, “proofreading” and “revising”, showing, to some extent, the separation of composition and compilation.

The printing and circulation of Buddhist anthologies were usually completed by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Buddhists and the folk, and after getting printed they spread in the Buddhist communities and literati circles. The influence of the Buddhist anthologies on the ordinary people could not compare with the Buddhist classics, nor with the poetic anthologies of the literati, so they did not have much commercial value. There was hardly the grand scene of “good writings driving up the price of paper”. However, with the spread of Buddhism, many Buddhist anthologies were spread to the border regions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got constantly printed and circulated in those places. These Buddhist anthologies scattering abroad were mostly rare and precious versions, and usually unavailable in China, they are now highly valued. The study of the compiling, printing and circulating of the Buddhist anthologies can lead to many interesting topics, especially the process from “manuscripts” to “final versions”, which may help us reevaluate the creation of the poetry and prose by the Buddhists.

Key words: Poetry and prose anthologies; Buddhist anthologies; Compilation; Printing; Circulation

On the “Six Sheng Poems” and the Ancient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Xiong Liangzhi, Xiao Jiaojiao

Abstract: The “six Sheng poems”, six poems entitled “Nan Gai”, “Bai Hua”, “Hua Shu”, “You Geng”, “Chong Qiu”, “You Yi” in Xiao Ya of *Mao Shi*, the *Book of Songs* annotated by Mao Heng and Mao Chang in the Han Dynasty, were thus named for they are played by *Sheng* in ritual music performance. These poems were not counted as independent pieces among two groups of poems “Lu Ming Zhi Shi” and “Nan You Jia Yu Zhi Shi”, for they only have titles with no verses. However, they were counted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hen the *Book of Songs* was referred to as the *Book of 311 Poems* which was further emphasized by Kong Yingda as the ancient version edited by Confucius. The “six Sheng poems”

were also numbered by Su Zhe and Zhu Xi in the Song dynasty who in *Shi Ji Zhuan* changed the arrangement of poems in *Mao Shi* and renamed the groups of poems. However, they were not numbered in the Han dynasty when the *Book of Songs* was referred to as the *Book of 305 Poems*. Thus, the “six *Sheng* poems” have caused much debate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on whether 311 or 305 poem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cient version edited by Confucius. Zheng Xuan who made the earliest reference to “six *Sheng* poems” contradicted himself by stating in his annotation to *Yi Li* that the “‘six *Sheng* poems’ are lost now, with their meaning unknown” and that poems like “Nan Gai” were even lost prior to the editing made by Confucius, and stating in his annotation to the *Book of Songs* that “when Confucius commented on the *Book of Songs*, the poems in *Ya* and *Song* were in their proper position and order, and the ‘six *Sheng* poems’ were placed properly with both titles and verses present, but they were lost through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the Qin dynasty.” Such contradiction was explained by Kong Yingda in his answer to Jiong Mo, quoting Zhuang Xuan from *Zheng Zhi* that “my annotation to *Li* had already been made before *Mao Zhuan* came into my possession”. However, such explanation is not justified for repeated references to *Mao Zhuan* have been found in our examination of Zheng Xuan’s annotation to *Li*. In our examination of the preface to *Mao Shi*, we have also found that “six *Sheng* poems” can’t fit the arrangement of poems in the *Book of Songs*, with their position and order in confusion and contradiction. And in particular, it is historically inaccurate that the change caused by them in the arrangement of poems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subsequent change in the first poem of the ten poem groups made by Mao lead to the reversal of the ancient version edited by Confucius. Our views are fully corroborated by such literature as the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unearthed from Haihunhou tomb, *Xiping Shijing* in the Han dynasty and *Mao Shi*, and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academic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studies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Han dynasty. It is a consensus among the four schools of scholars on the *Book of Songs* that there are 305 poems in the ancient version edited by Confucius and they survive the burning of books ordered by the First Emperor of Qin. The contradiction made by Zheng Xuan in his explanation about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six *Sheng* poems” as well as its causes is perhaps caused by his use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Mao Shi* when he made his annotation to *Yi Li* and to the *Book of Songs*, of which we can get glimpse in his words “before *Mao Zhuan* came into my possession”. The presence of the prefaces to the “six *Sheng* poems” in *Mao Shi* is only a new phenomenon, only an attempt made by *Mao Shi* scholars to edit such six pieces as “Nan Gai” intended for music in “Xiang Yin Jiu” and “Yan Li” into the *Book of Songs*. Therefore, the *Book of Songs* with “six *Sheng* poems” as well as their prefaces cannot be identified as the ancient version edited by Confucius.

Key words: *Book of Songs*; Six *Sheng* poems; Ancient vers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Ritual music

(英文编校: 金学勤)